

有什麼用？

謝清俊 930515 初稿
930618 一修
930829 二修

現在的人都很講求功利、注重現實，連學生也不例外。要學生讀《紅樓夢》、《戰爭與和平》等中外名著，學生立即的反應是：這對我有什麼用？建議學生修一些課程，反應也是：這對我有什麼用？……似乎對任何事情，都要首先搞清楚：這對我有什麼用？

其實，就算費盡周章說明這樣有什麼用，學生未必真正明白，因為他們沒有讀過這些書、沒有選過這些課。換言之，沒有實踐^①就不可能真的懂有什麼用。所以，被說服的學生也僅僅是大致上「相信」了老師的話而已。至於那些我行我素的學生，則多半不會照老師的話去做，他們相信自己的判斷——依據他們的知識、經驗和一時的興趣來判定「這有什麼用」。因此，不用想也知道結果，那就是：沒用！他們絕不會照著老師的建議去嘗試。

每想到這些我行我素的學生，都禁不住為他們惋惜。試想：一個僅僅依據他們目前的程度來決定如何進修、如何為前途鋪路的學生，能有多麼大、多麼好的未來呢？他們不能了解：我行我素的結果是自限前程，前途被他們目前可憐的程度限死了，或者被低俗的興趣害死了。換言之，說他們一輩子就差不多只有目前這點程度、這點成就，一點也不過份。

其實，類似的事自古已有明訓。梁惠王見孟子來了，說：「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，將帶給我國什麼利益呢？」孟子老實不客氣的以「何必曰利！」結結實實訓了梁惠王一頓^②。問到「對我有什麼用？」就是談「利」。有許多場合，這樣問實在不妥當。尤其是連事情的本末、性質、道理都還沒有弄清楚的時候就談「利」，絕對不妥當。孟子認為梁惠王應該先明白「治國之道」才是，在此之前不宜談「利」。所以，孟子說：「但有仁義而已，王何必曰利！」如果不理會仁義是治國之道，而只談目前的利益，其治國的氣度、格局都偏小、狹隘，且無遠見；其政績也就不言可足了。處此情境，談利又「有什麼用」？

不只學生如此，時下我們的社會有太多、太多的「梁惠王」。諸如，聽說紙要漲、油要漲……就一窩蜂地排隊搶購。最近據聞因石油漲價的關係，每張飛機票可能要調漲五美元，這也造成搶訂機票的風潮，甚至於有許多人提前三、四個月開數萬元的機票，以至於耽誤了正常開票的作業。如此逐利，夠瘋狂吧！

至於那些「相信」了老師的話的學生，雖然得到了擴大格局、進修上進的機會，若是念念不忘「對我有什麼用？」，還是有問題的，因為這念頭將是學習上持續不斷的干擾和障礙。

避免上述干擾和障礙最好的方法，莫過於禪修。筆者曾試著要求學生以禪修的方法上課、讀書，但是並不事先向學生說明這方法是從禪修來的。例如，上課時要求專心，只聽清楚老師說了些什麼，不可以涉及其他任何事情；看書、看論文時，也僅僅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專心弄清楚作者想傳達的是什麼……在做這些事

情的時候，不僅不可以有「有什麼用」的念頭，也不可以把自己的情绪——喜怒哀樂，帶進來。自己應隨時保持警覺，一旦有違上述的要求，應立即拋開雜念，回到應有的專心聽講或讀書的方法上。

剛開始試用此方法時，學生的問題可真不少。對於不帶進來喜怒哀樂等情緒的要求，最能接受；對於不要有「有什麼用？」的念頭，接受的程度就有些勉強。此外，還有很多問題，例如難道不能批評、檢討、比較、推論、設想……嗎？不錯，這些都是作學問常用的方法。可是，在聽講和讀書時，這些也都是雜念，因為，只有在確實了解聽講和書中的內容之後，這些常用的方法才能派上用場。所以，在聽講和讀書時——也就是在還沒有完全了解聽講和書中的內容之前，也不應有這些念頭。

經過一個學期的實驗，結果是令人滿意的。學生普遍認同了這個方法、喜歡上了這個方法。當我告訴他們這方法實源自禪修後，有四、五位同學竟報名參加了大專青年禪修營。

① 請參照本專欄前期《實驗與實踐》一文。

② 見《孟子·梁惠王篇上》